

佩德罗·巴拉莫

我来科马拉是因为有人对我说，我父亲住在这儿，他好像名叫佩德罗·巴拉莫。这是家母告诉我的。我向她保证，一旦她仙逝，我立即来看望他。我紧紧地握着她老人家的双手，表示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诺言。此时她已气息奄奄，我打算满足她的全部要求。“你一定要去看看他呀，”她叮嘱我说，“他时而叫这个名字，时而又那么称呼。我认为见到你他一定会高兴的。”我当时只能一个劲儿地对她说，我一定照她说的去办。我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说着这同样的一句话，一直说到她的双手僵直，这才费劲地抽回我的两只手。

早先她也对我说过：

“你千万别去求他办什么事。不过，我们的东西，也就是说他该给我们的东西你该向他要，他可从来没有给我应该给我的东西……孩子，他早把我们给忘了。为此，你可得让他付出代价。”

“我一定照办，妈妈。”

然而，我一直没有打算兑现我的诺言。近日，不知怎的我的幻想多起来了，头脑中老是爱想入非非，这时忽然出现了这样的念头，期望那位名叫佩德罗·巴拉莫的先生确是我母亲的丈夫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上科马拉来。

那里正值酷暑，八月的风越刮越热，还夹带着阵阵石咸草的腐臭味。

道路崎岖不平，一会儿是上坡，一会儿是下坡。“道路坎坷，人来人往，去者登坡，来者下坡。”

“您说山坡下面的那个村庄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科马拉，先生。”

“您能肯定这是科马拉吗？”

“能，先生。”

“这儿的环境看起来为什么这样凄凉？”

“是天气太热了，先生。”

往昔我是根据母亲对往事的回忆来想象这里的景况的。她在时异常思念故乡，终日长吁短叹。她总是忘不了科马拉，老是想回来看看，但终于未能成行。现在我替她了却心愿，来到这里。我是带着她见到过这儿的的东西的那双眼睛来的，她给了我这双眼睛，她让我看到：“一过洛斯科里莫脱斯

港，眼前便呈现一派美景，碧绿的平原上铺着一块块金黄色的成熟了的玉米地。从那儿就可以看见科马拉，到了夜里，月光下土地呈银白色。”她当时说话的声音异常轻微，几乎都听不见，仿佛在自言自语……我的母亲啊。

“如果可以让别人知道的话，请问您去科马拉干什么？”我听到有人在问我。

“去看我父亲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啊！”他说。

于是，我们又沉默了。

我们朝山坡下走去。我耳中响起驴子小跑时在山谷中传来的回声。八月的盛暑使人昏昏欲睡，我困倦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。

“您上那里去，全村可要热闹热闹了，”我又听到走在我身边的那个人的声音，“这么多年没有人到这个村子里来，见到有人来，人们一定会高兴的。”

接着，他又说：

“不管您是谁，大伙儿见到您一定会兴高采烈的。”

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平原犹如一个雾气腾腾的透明的湖泊。透过雾气，隐约可见灰色的地平线。远处群山连绵，最远处便是遥远的天际了。

“如果能让别人知道的话，请问令尊的模样是怎样的？”

“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他，”我对他说，“我只知道他叫佩德罗·巴拉莫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他！”

“是的，我听说是这么称呼他的。”

我听见那赶驴人又“啊”了一声。

我是在岔道口遇到他的，那是几条道路交会的地方。我在那里等了他一会儿。他就来了。

“您上哪儿去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下坡去，先生。”

“有个叫科马拉的地方，您知道吗？”

“我就是到那里去的。”

我就跟着他走了。起先我走在他的后面，总想跟上他的步伐。后来，他似乎觉察到我跟在他的后面，便有意放慢了脚步。接着，我俩便齐头并进，肩靠肩地走在一起了。

“我也是佩德罗·巴拉莫的儿子。”他对我说。

一群乌鸦掠过晴空，不时发出“啾啾呀呀”的声音。

翻过几座小山，地势越来越低。在山上走时还有阵阵热风，一到山下闷热得连一丝风也没有了。这里的万物仿佛都在期待着什么。

“这里真热呀。”我说。

“对，不过，这点热算不了什么，”他回答我说，“请别烦躁。到了科马拉你会觉得更热的。那个地方好像搁在炭火上一样热，也仿佛就是地狱的门口。不瞒您说，即使这么热，那里的人死后来到地狱，都因舍不得他们的那个穷家，又回到那里去了。”

“您认识佩德罗·巴拉莫吗？”我问道。

我之所以敢向他提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从他的双眼中看到了一丝信任的目光。

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”我又追问了一句。

“是仇恨的化身！”他回答我说。

说完，他朝驴子挥了一鞭。这样做其实毫无必要，因为它们趁着下坡，早已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了。

我此时感到放在我衬衣口袋中母亲的那张相片在我心口阵阵发热，她好像也在出汗。这是一张旧相片，四边已遭虫蛀，但这是我看到过的她仅有的一张照片。我是在厨房菜橱子里的一只沙锅中发现它的，沙锅里还有许多药草，有香水薄荷叶子，还有卡斯提亚花和芸香树枝。之后我就将它珍藏身边，这是她唯一的一张照片。母亲生前一贯反对拍照，常说照相是一种巫术。说起来照相倒真有点像巫术。就拿

她这张相片说吧，上面尽是针眼般的小洞，在她心口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洞，这洞大得可以伸进一个中指。

我这次带来的便是这张相片。我想，有了这张相片，对父亲承认我会有好处。

“您瞧，”赶驴人停下脚步对我说，“您见到了那个形状像猪尿泡的山丘了吗？半月庄就在这小山的后面。现在我又转到这个方向来了。您看到前面那座小山的山峰了吗？请您好好看一看。现在我又转到另一个方向上来了。您看见远处那隐隐约约的另一座山顶了吗？半月庄就在这座山上，占了整整的一座山。常言道，一眼概全貌，眼睛望得见的这整块土地都是佩德罗·巴拉莫的。虽说我俩都是他的儿子，但是我们的母亲都很穷，都是在一片破席子上生的我俩；可笑的是佩德罗·巴拉莫还亲自带我们去行了洗礼。您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吧？”

“我记不清了。”

“妈的，见鬼了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们快到了，先生。”

“对，我已经看到了。这儿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这是一只‘赶路忙’，先生。这是人们给这种鸟起的名字。”

“不，我问的是这个村庄，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，空无一人，仿佛被人们遗弃了一般。看来这个村子里连一个人也没有。”

“不是看来，这村庄确实无人居住。”

“那么，佩德罗·巴拉莫也不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佩德罗·巴拉莫已死了好多年了。”

那正是孩子们在村庄的道路上戏耍玩乐的时候。傍晚，四处传来他们的嬉闹声，污黑的墙上映射着淡黄色的夕阳余晖。

此情此景我至少在萨约拉见到过，甚至就在昨天这个时候。我还见到鸽子在展翅飞翔。它们扇动着双翅，划破静寂的长空，仿佛试图摆脱白昼。它们时而升空，时而落到了屋顶上；孩子们的欢笑声在空中盘旋，在黄昏的天空中这阵阵欢笑声好像被染成了蓝色。

眼下我却来到了这里。来到这个没有任何喧闹声的村庄。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双脚踩踏圆石铺砌而成的道路的脚步声，这空心的脚步声在映照夕阳的墙上产生了回声。

此时我在村里的那条大道上走着，目光扫视着那一处处空无一人的住宅，家徒四壁，杂草丛生，房门破败不堪。刚才

那个不知姓名的人对我说这种草叫什么来着？“这种草叫‘格壁塔娜’，先生。这种草一俟人去房空，便迅速蔓延到房子里。您瞧。这里不都长满了这种野草了吗？”

走过路口，我看到一个戴面纱的女人在眼前一闪而过，迅即消失，犹如根本没有出现过一般。我继续移步向前，双眼通过门上的一个小孔往里张望。此时，那个戴面纱的女人又在我的面前走过。

“晚安。”她说。

我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她，大声地对她说：

“请问，爱杜薇海斯太太住在哪儿？”

她用手一指，说：

“在那边，就住在桥边的那所房子里。”

我发觉她的声音细如发丝。她口中牙齿齐全，但用舌头说话时有些结结巴巴。两只眼睛则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的眼睛一样。

天已经黑了。

她再一次向我道了声晚安。此时虽说没有孩子在嬉闹，也没有鸽子，更没有那蓝色的屋顶，我却感到这个村庄有了点生气。如果说我听到的只是一片寂静，那是因为我还不习惯于寂静；也许是我头脑中还充满着喧闹和各种嘈杂声。

是的，我的耳际确实还在鸣响着各种喧闹声。在这风平浪静的地方，这种声音听得更清楚了。这种沉重的声音此时仍停留在我的心间。我回忆起母亲对我说过的话：“到了那里，我的话你将会听得更清楚，我将离你更近。如果死亡有时也会发出声音的话，那么，你将会发现我的回忆发出的声音比我死亡发出的声音更为亲近。”我的母亲……她的声音还活着。

我当时本该对她说：“你把地址给搞错了，你给我的地址不对。你叫我来到一个张口就得问一问‘这是什么地方，那是什么地方’的地方，叫我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村庄，寻找一个早已不在世的人。”

我凭着河里的流水声来到桥边的那所房子，我敲了敲门，但敲了个空，我的手只是在空中挥动了一下，那门仿佛是给风吹开的。一个女人站在门口，她对我说：

“请进来吧。”

我走了进去。

我在科马拉住了下来。那赶驴人还要往前走。临别时，他对我说：

“我还得朝前走，到前面连接两座小山的那个地方去。”

我家就在那里。您如果想跟我去看看，非常欢迎。眼下您想留在这儿也可以，您可以在村庄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也许还能见到个把活着的乡亲呢。”

我留在村子里了，我正是怀着这个目的来这里的嘛。

“请问我在哪儿能找到住宿的地方？”我几乎是喊着问他。

“您去找爱杜薇海斯太太吧，如果她还活着的话。请您告诉她，是我让您去的。”

“您贵姓？”

“我叫阿文迪奥。”他回答我说。但他后面说的姓氏我没有听清。

“我就是爱杜薇海斯·地亚达，请进来吧。”

她仿佛早就在等待着我的到来。据她说，她一切都准备就绪了。她让我随着她走过一排黑洞洞的，从外表看像是无人居住的房间。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因为一俟我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后，借助我们身后的那一缕微弱的灯光，我看见两边的黑影高大起来，我觉得我俩是在一条两边都有黑影的过道里走着。

“这是些什么东西呀？”我问她。

“是一些破烂的家具，”她回答我说，“我家里全都堆满了这些破烂货。凡是离开村庄外出的人都选上我家作为堆放家什的地方，他们走后谁也没有回来要过。不过，我给您保留的那个房间在后边。我准备着有人来住，总是将它收拾得窗明几净的。这么说，您就是她的儿子了？”

“谁的儿子？”我反问了一句。

“多罗里塔斯呗。”

“对呀，可您怎么会知道的呢？”

“是她告诉我的，说您要来。今天您果真来了，她是说您今天要来的。”

“她是谁？是我母亲？”

“对，是她。”

我惶惑了，她没有让我进行深思，便又对我说：

“这就是您的房间。”

除了我们进来的那扇门外，这个房间就没有别的门了。她点燃了蜡烛，我一看，房间里一无所有。

“这房间里连张睡觉的床也没有。”我对她说。

“这您就不用操心了。您一定走得很累了。人一累，困倦就是最好的床铺，什么地方一倒下就睡，明天我一定给您弄张床来。您知道，想要三下五除二把这些事全都安排停当

可不容易呀。要做好这些准备工作，得早点通知我，可您母亲只是刚才才告诉我您来的消息。”

“我母亲，”我说，“她老人家已经过世了。”

“是吗，怪不得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微弱呢，那声音好像得传输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这里。我现在明白个中的缘由了。她死了有多久了？”

“有七天了。”

“她真可怜哪。她生前一定认为自己被人抛弃了。我们曾经相约要一块死的，这样可以共赴黄泉，在路上万一互有需要，万一遇到了什么困难，能够互相鼓励。我们相处得很好，她从来没有跟您说起过我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从来没有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。当然，当年我俩还都是孩子，她才结过婚，可我们非常要好。您妈妈长得俊极了，还那么——比方说——那么温柔，真叫人喜爱。谁都喜欢她。这么说，她倒是比我先走一步了？不过，您可以相信，我会赶上她的。只有我明白，我们之间已相隔多远，但我懂得怎样抄近路。问题就全在于死。你愿意死，只要告诉一下上帝就行了；若是不愿意，那上帝可得强迫了。再说，你若愿意的话，还可以请上帝早点安排。请原谅我以‘你’相称，我是将你看成是自

己的孩子才这么称呼你的。是这样的，我曾多次说过：‘多罗莱斯^①的孩子本来应该是我的。’为什么这样说，我以后告诉你。现在我要告诉你的唯一的一件事是，我将在某一条走向永恒的大道上赶上你母亲。”

我当时以为这女人一定是疯了，后来我却不这样认为了。我觉得自己身处于一个遥远的世界，只好听从命运的摆布了。我的身躯好像松散了的架子，失去了约束，向下弯曲，像是一块破布一样任人摆弄。

“我累了。”我对她说。

“先去吃点儿东西吧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随便吃点儿吧。”

“我去，一会儿就去。”

从屋檐滴下的水把庭院里的沙土滴成一个个小孔。水珠滴在顺着砖缝弯弯曲曲往上爬的月桂树的树叶上，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，响了一阵又一阵。暴雨已经下过，时而拂过一阵微风，吹动了石榴树枝，从树枝上滚下一阵密密集集的雨珠。晶莹的水珠洒在地上，立即失去了光泽。几只咯咯叫个不停的母鸡仿佛已进入梦乡，却又忽然间扇动着双翅，奔

① 即前面提到过的多罗里塔斯。

向庭院，急急忙忙地啄食着被雨水从泥土中冲刷出来的蚯蚓。乌云消散后，阳光把石头照得亮晶晶的，将万物染成斑斑彩虹；阳光吸干了土地中的水分，又掀起一阵热风，在阳光照耀下，被风吹得不停地摇曳着的树叶闪闪发亮。

“你在厕所里待这么长时间，在干什么，孩子？”

“没有干什么，妈妈。”

“你在里面再待下去，毒蛇就要出来咬你了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妈妈。”

“我是在想念你，苏萨娜，也想念那一座座绿色的山岭。在刮风的季节里，我俩总在一起放风筝。听到山下的村庄人声嘈杂，这当儿我们是在山上，在山岭上。此时风把风筝往前吹，麻绳都快脱手了。‘帮我一下，苏萨娜。’于是，她那两只柔软的手握住了我的双手。‘把绳子再松一松。’

“风吹得我们哈哈大笑，我们四只眼睛对视着。这时麻绳顺着大风从我们的手指间不断地往前延伸，最后，轻轻地喀嚓一声折断了，好像是被某只鸟的翅膀碰断似的。那只风筝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即那条麻绳，从空中落下，消失在翠绿的大地上。

“你的嘴唇十分湿润，好像被朝露亲吻过一般。”

“我已跟你说过，快从厕所里出来，孩子。”

“好的，妈妈，我这就出来。”

“我老是想起你，想起你用那双海水一样蓝的眼睛注视着我的情景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看了看站立在门口的妈妈。

“你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出来，在厕所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在思考。”

“你不会换个地方思考吗？在厕所里待久了是有害的，孩子。再说，你也得干点儿活嘛，干吗不跟你奶奶一起剥玉米去？”

“我这就去，妈妈，我马上去。”

“奶奶，我来帮你剥玉米。”

“玉米已经剥好了，我们来做巧克力吧。你刚才躲到哪儿去了？下大雨时，我们到处找你。”

“我在那边的院子里。”

“在干什么？在祈祷吗？”

“没有，奶奶，我只是在看下雨。”

奶奶用那双半灰半黄的眼睛瞅了他一眼，这双眼睛似乎在猜测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“那你快去把石磨给打扫一下吧。”

“你躲藏在几百米的高空里，躲藏在云端，躲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苏萨娜。你躲在上帝那无边无际的怀抱里，躲藏在神灵的身后。你在那里，我既追不上你，也看不到你，连我的话语也传不到你的耳际。”

“奶奶，石磨不能用了，磨心坏了。”

“准是那个米卡爱拉在石磨上磨过硬东西了。她这个坏习惯总是改不掉。唉，真是没办法。”

“干吗我们不另买一具呢？这具石磨已经旧得不能用了。”

“你说得也对。虽说除去你祖父的丧葬费，又给教堂交了什一税后，我们已身无分文了，但我们还是勒紧一下裤带，另买一具吧。你最好去找一下伊纳斯·比亚尔潘多太太，求她赊给我们一具石磨，到十月底再付款，等庄稼收上来我们就给钱。”

“好的，奶奶。”

“你就一次把该办的事全办了吧。你再顺便告诉她，请她借给我们一只筛子、一把弯刀。小树都长这么高了，快碰到我们屁股了，得修一修枝条了。要是我还拥有原先那座大房子，配上那几个大牲口栏，这会儿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。可你爷爷别出心裁，非要搬到这里来不可。唉，万事

由天定，不随人愿。你对伊纳斯太太说，欠她的钱等庄稼收上来后一次如数还清。”

“好的，奶奶。”

这已经是蜜蜂的季节了。茉莉花的花瓣纷纷往下落，在花丛中展翅的蜜蜂发出嗡嗡的声音。

他转了个身，在墙边搁圣像的支架上找到了二十四个生太伏，他随手拿了二十个，留四个在原处。

他刚要举步出门，他母亲叫住了他：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

“去伊纳斯·比亚尔潘多太太家赊一具石磨来。家里的这具磨不好使了。”

“你叫她再给你一米黑绸子，就跟这块一样。”她给他看了看样品，“让她记在我们的账上。”

“行，妈妈。”

“回来时给我买点阿司匹林来。走廊的花盆里有钱。”

他找到了一个比索，便将二十个生太伏留下，只拿了这个比索。

“这下我就有钱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了。”他想。

“佩德罗，”有人喊他，“佩德罗！”

他没有听见，他早已走远了。